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宋史紀事本末

(七)

馮琦原編
陳瞻邦纂輯
張溥論正

務商印書館發行



宋史紀事本末

(七)

編原琦馮
輯纂瞻邦陳
正論溥張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
總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七十二

秦檜主和 檜死附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初黃潛善白遺雱爲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爲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詞厚禮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二帝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於粘沒喝

秋七月丙辰閣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蚤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黃潛善等難之出勛於外冬十月壬辰以王倫爲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京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留倫等不遣

二年五月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

充祈請使稱臣奉表於金時金人方起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虛中楊可輔劉海王覩並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留金國初建制度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卽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結納金人不之覺三年夏四月起復朝散郎洪皓爲金國通問使時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朶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移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且爲皓請得流遞冷山九月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武臣楊憲副之邵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於三四聞者泣下見左監軍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僭立羣盜蠭起曾幾何時電埽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於柞山岩金人又迫朱弁仕劉豫且誣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乎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餉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因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撻懶

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淮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處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旣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

紹興元年八月丁亥。以秦檜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罷相。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二年六月。秦檜罷。時呂頤浩爲左相。檜爲右相。會桑仲上疏。願以所部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信之。屢請出師。檜時已有傾頤浩之意。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内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帝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頤浩至常州。桑仲已爲霍明所殺。前軍將趙延壽復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初。胡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入相。安國時爲給事中。呂頤浩既還。憾檜傾己。欲去之間。計於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闈。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己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正位。冢司值苗劉肆逆貪生苟。

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爭之遂落職提舉仙都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熹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落職檜亦自求去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檜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於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啖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及檜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上書劾罷檜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大平觀龜年又奏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章凡三上乃褫檜職仍榜其罪於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乃召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卽以帝意載於制詞略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奸九月壬戌王倫還自金倫旣被畱久之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所在倫遂與朱弁及洪皓以金遺忠潛通倫意由是兩宮始知帝已卽位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於愍忠寺至是並遷於睿郡留古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旣至居於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尙在燕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衆金粘沒喝使烏陵思謀卽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厥成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賴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

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思謀沈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比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復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三年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卽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翌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義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五年夏四月甲子上皇崩於金五國城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尙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詞旨悲痛金人亦不之罪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蘚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殺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仇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

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嘗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耶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虧情益闊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薈之事恐和議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薈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六年八月丁未以秦檜爲建康行營留守參決尙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七年春正月丁亥何薈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從之是月以秦檜爲樞密使三月己卯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己講和正爲此耳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爲皇太后十二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再使將還金人新廢劉豫撻懶送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丁亥復遣倫

奉迎梓宮於金。

八年三月壬辰復以秦檜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旣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五月丁未王倫借金使來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於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仇也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撻懶訛魯觀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矼以爲御史時常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皇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今屈已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烏陵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賜之秋七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國恥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陳不報冬

十月丁巳罷參知政事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爲侍御史振入臺卽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甲戌趙鼎罷帝意不樂鼎給事中勾濤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遂出知紹興府入辭言於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秦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亦憾之以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卽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丁丑金以張通古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與王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郡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十一月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又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從官張叢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徵言御史方廷寶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

圭馮時中趙雍皆極言不可和吏部員外郎許忻上疏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及再舉深入遂陷都城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二聖出郊追取宗族係累大臣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夫彼以詔諭江南而來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眞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豈忍下窮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况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劫質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仇彼謂我之必復此仇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陛下包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彼之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夷狄矣豈不痛哉自金使入境以來中外惶惑陛下必以王倫之言爲不妄金人之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夷狄之奸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今雖未能克復中原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麤振國勢麤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其謀叵測今虜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更與二三大臣熟議其便無遺後時之悔不報甲辰王庶龍庶論虜不可和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自重以爲功紺已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耶檜大恨出庶知潭州辛亥樞密院編

修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乎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屈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詔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臣決不可得而此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譽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

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耳。尙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帥。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旣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制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錢木傳之。金人摹其書于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奸。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參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

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抑棱以息浮議乃請於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尙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時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冊白帝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於是楊沂中解潛韓世良見檜曰朝議籍籍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王倫亦以計說張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於禁中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權禮部侍郎尹焞上疏曰本朝金狄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盟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已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奉迎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陛下信仇敵之謠詐而覬其首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足爲不報李綱時知洪州上疏曰臣竊見朝廷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

相望於道。卑辭厚禮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承往邇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與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脰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况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尙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擇其善而從之。帝不納。先是倫使至。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遮蔽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草疏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陳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

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旣廢。傳言金人欲立淵聖於南京。以和定而止。

九年春正月丙戌。以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略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鑿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儻。兵部侍郎張叢。詣河南修奉陵寢。從史館校勘范如圭之請也。戊戌。賜王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旣又以倫爲東京留守。與金人交割地界。二月癸丑。以周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見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秦陵至暴露。歸以白帝。秦檜怒之。三月丙申。王倫至汴。見金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祁州渡河而去。移行臺於大名府。五月。士儻。張叢。自河南還。叢上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不足以雪此恥。復此仇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仇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叢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惡之。出叢知成都府。時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權刑部侍郎陳夔上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奸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